



论快乐

DE VOLUPTATE

[意] 洛伦佐·瓦拉 著

李婧敬 注译

一部凝聚人文主义伦理思想精髓的心血之作
一部驱散禁欲主义阴霾、引领世人追寻快乐的先锋之作
一部曾经遭到罗马天主教廷封禁的叛逆之作
一部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传世之作



人民出版社



论快乐

DEVOLUPTATE

洛伦佐·瓦拉著
李娟敬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版式设计：杜维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快乐 / （意）洛伦佐·瓦拉 著；李婧敬 注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1-016292-8

I. ①论… II. ①洛…②李… III. ①快乐—研究 IV. 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1823 号

论快乐

LUN KUAILE

[意] 洛伦佐·瓦拉 著 李婧敬 注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01-016292-8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一

王军*

在中国，提到洛伦佐·瓦拉这个名字，对意大利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有所了解的人，自然会想到他那篇勇敢冲击天主教罗马教廷世俗权力基础的檄文《〈君士坦丁赠礼〉辨伪》；然而，瓦拉的另一部伦理学著作《论快乐》，也许更能体现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哲学思想。这部著作把人类快乐作为真善，在欧洲中世纪的文化背景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惊世骇俗的伦理哲学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千年欧洲中世纪历史中，是瓦拉第一个在理论层面上阐述了人世快乐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人类开始建立起追求现世生活快乐的近现代价值观念。

作品中，瓦拉设置了三个对话者，分别代表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基督教神学思想，就“何谓真善”展开了辩论，而他本人则巧妙地隐藏于对话者身后，借更有名望的学者之口阐述了自身的观点。看起来，作者似乎站在公允的立场上，倾听各派人物的辩词，实际上他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他更多地站在了伊壁鸠鲁派的立场上，驳斥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哲

* 王军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教授。

学基础斯多葛主义抑制人类欲望的主张；他在不否认天国永福的前提下，强调了人的自然本能和追求肉体和精神快乐的合理性。

李婧敬老师是我国一位优秀的年轻学者，为了撰写出一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多年来对瓦拉及其重要作品《论快乐》进行了极其深入的研究。她不仅具有很高的意大利语水平，而且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论快乐》，还认真刻苦地学习了几年拉丁语。在深入研究作者思想和反复研读原文著作的前提下，李婧敬老师以拉丁语文本为基础，参考多部意大利语译本，极为严谨地将瓦拉这部重要的伦理哲学著作翻译成了中文。这是第一个《论快乐》的中文译本，译文准确、流畅、优美，语言风格也与原文比较接近；因而，我认为它是一部优秀的译著，真诚地将其推荐给各位读者。我深信，这部译著一定会推进我国对欧洲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研究，并引导中国读者更准确、深刻地理解瓦拉及其作品，从而更清晰地认识人类近现代社会。

2016年3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序二

卡罗·卫芥*

纵观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范围内的人文主义思潮，继彼特拉克之后，瓦拉代表了与先前的中世纪思想体系的最为彻底的决裂。在那个黯淡的时代，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明遭遇衰落和退化，而瓦拉的作品则重拾关于人、生命和文明的普世价值，向这一时期的野蛮与蒙昧宣战。这场战斗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针对的“敌人”也形形色色：《论自由意志》和《辩证法驳议》击溃了中世纪的文化根基——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院哲学传统；《〈君士坦丁赠礼〉辨伪》矛头直指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指出“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的所有权以及对整个西罗马帝国的掌控权赠予教皇”之说实属伪造；在《〈新约〉之比较研究》中，瓦拉针对哲罗姆译介的、已被教廷批准为权威译本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提出质疑，将其中的内容与希腊文原版文字进行细致比对，指出其中的诸多谬误。

这些丰硕成果的诞生，得益于瓦拉对拉丁文演变历程的了如指掌及其对语文学^②的深入研究。的确，瓦拉对历史语言的

* 卡罗·卫芥系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意大利文学教授。

① 译者注：“语文学（拉丁文：philologia）”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的“φιλολογία”，原指“爱思辨”。该学科的雏形兴起于古希腊，并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俗语文学

研究代表了其思想体系中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关键元素：人文主义时期，大量古典文献重见天日，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逐字逐句的严格考察，恢复古代世界的语言和传播符号，使之走出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浓重阴霾，再度重生，焕发夺目光彩（“文艺复兴”一词便来源于此）。

基于上述理念，瓦拉撰写了六卷本《论拉丁文的优雅》，系统阐述了古典拉丁文的语法和词汇规范，被视作解读人文主义思潮的关键作品。瓦拉在该作品的序言中强调：古代罗马帝国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推广拉丁文的使用，并通过这一方式教化民众，普及文化和法律，使之逐步脱离蛮荒，实现文明开化。尽管随着古罗马的衰落，拉丁文也一度遭到遗忘，却在那一刻焕然一新。因此，人文主义学者的重任就在于大力弘扬此种文明语言的价值，恰如一千年前，古罗马人将这座城市从高卢人的野蛮文化中解救出来。

《论快乐》是瓦拉现存于世的第一部作品，构思于罗马时期，第一版发表于帕维亚大学执教时期（1431，皮亚琴察），第二版修订于米兰时期（1433，米兰），最终成书于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宫廷（1448，那不勒斯）。可以说，这是一部伴随瓦拉一生起伏辗转的重要作品。后来，库萨的尼古拉将这部作品的手抄本带到比利时鲁汶的杜帕尔克修院，并于1483年公开出版。1504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也是在这座修院中读到了瓦拉的《〈新约〉

的兴起得到了长足发展。该学科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为基础，以文献评审为主要形式，对语言的发展历史进行注疏、解释、考订和对比研究。根据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定义，现代语文学派是指1777年起由德国语文学家沃尔夫（德文：Friedrich August Christian Wilhelm Wolf）所倡导的把语言研究和文学史、风俗史、制度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学派。

之比较研究》，为其日后的宗教文献评注工作奠定了基础。

《论快乐》描写的貌似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与斯多葛主义者之间的一场论战。这一时期，卢克莱修的《物性论》（1417年由波焦·布拉乔利尼发现，1430年后普及开来）和伊壁鸠鲁的生平传记（1431年，嘉玛道理会士盎博罗削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明哲言行录》译成拉丁文，该书描述了伊壁鸠鲁的生平）刚刚走入人文主义学者的视野。然而，瓦拉引用的主要对象却是西塞罗和塞涅卡。就整部作品的结构而言，瓦拉也是以西塞罗的对话体作品《论至善与至恶》为典范的：参与辩论的不同角色各抒己见，表达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最终在作品的末尾达成一致——这是人文主义者所钟爱的形式：拒绝教条，通过自由探讨和辩论寻求真理。

事实上，伊壁鸠鲁派与斯多葛派的辩论仅仅构成了作品的结构框架。在《论快乐》中，作者真正捍卫的，是“快乐”作为人之天性的尊严和价值，他驳斥的，是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是亚里士多德和波爱修斯的理论，是一切主张以追求空洞的“高尚”为名，否认人世生活意义和肉体快乐价值的哲学思想。在瓦拉那里，人类生来具有追求快乐、美丽和幸福的权利，若以未曾受到中世纪教廷歪曲的、纯洁的基督教伦理加以引导（从而净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便能获得唯一且至高无上的天国之善，享受上帝的恒久关爱。通过这部《论快乐》，我们看到了瓦拉对人类内心需求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人世生活各个层面（社会、政治、经济、传播）的切实关注。

2016年3月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译者导读

一 洛伦佐·瓦拉之生平概况

在15世纪的意大利，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是一位极为活跃、复杂且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以其对古代语言的融汇通浹、对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中世纪思想体系及其传统权威的犀利批驳而著称。

1407年，瓦拉出生于意大利罗马，父母祖籍均为皮亚琴察。父亲卢卡·瓦拉（Luca Valla）任教廷枢机律师。母亲卡特里娜·斯科里巴尼（Caterina Scribani）乃乔凡尼·斯科里巴尼（Giovanni Scribani）之女，此人也在教廷书记处任职。家庭的熏陶令少年时期的瓦拉对基督教怀有虔诚的向往。为此，他一直以自己出生于“永恒之城”——罗马为荣，并坚称自己是“罗马人”。

1420年，父亲卢卡去世。母亲卡特里娜不曾改嫁，独自抚养11个子女。当时，卡特里娜的胞弟梅尔吉奥莱·斯科里巴尼（Melchiorre Scribani）在教廷任教皇书记官。经他引荐，13岁的瓦拉开始跟随乔凡尼·奥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学习古希腊文。此前，奥里斯帕曾长期旅居希腊，将大量古希

腊经典文献带回意大利。通过学习古希腊文，瓦拉首次近距离接触古代文明。1421年，奥利斯帕再度前往希腊。1425年，瓦拉跟随曾与奥利斯帕一同前往希腊的里努奇·达·卡斯蒂里奥内（Rinucci da Castiglione）继续深造古希腊文，同时向知名学者列奥纳多·布伦尼（Leonardo Bruni）请教，请他帮助修改审阅自己的拉丁文书面习作。在那一历史时期，绝大多数人文主义学者对古代文明的探索都是以对古代语言的熟练掌握为前提的。瓦拉也正是通过对古希腊文和古拉丁文的逐渐掌握和精通，正式开启了人文主义学术生涯。

1429年，舅父梅尔吉奥莱因身染疫病去世，22岁的瓦拉向教皇马丁五世（Papa Martino V）毛遂自荐，申请接替梅尔吉奥莱在教廷的职位。由于资历尚浅，加之先前发表的修辞学处女作《论西塞罗与昆体良之比较》（*De comparatione Ciceronis Quintilinaique*）遭到两位知名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和安东尼奥·洛斯基（Antonio Loschi）——的批判，瓦拉的申请未获批准。

1430年，瓦拉离开罗马，前往北部城市帕维亚。1431年，瓦拉在著名诗人安东尼奥·贝卡德里（Antonio Beccadelli）的举荐下获得了帕维亚大学的修辞学讲席，薪资为50弗洛林金币。这一时期，瓦拉锋芒初显，对在中世纪占有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和法学理论提出尖锐的批判。1431年，瓦拉发表了伦理学作品《论快乐》（*De Voluptate*），为屡遭诟病的“快乐”一词正本清源，其观点引发学界的轩然大波，赞赏与批判之声交杂而至。1433年，瓦拉发表了题为《驳巴托罗书》（*Epistola contra Bartolum*）的檄文。该文虽篇幅短小，言辞却颇为犀利，矛头直指14世纪意大利经院派法学家权威——萨索费拉托

的巴托罗（Bartolo di Sassoferrato）。该文一经发表，立刻遭到经院派法学家垄断的帕维亚法学界责难。瓦拉被迫辞职，离开帕维亚，先后辗转于费拉拉和米兰。

1434年，瓦拉闻听教皇尤金四世（Papa Eugenio IV）由罗马逃难至佛罗伦萨，便立即前往佛罗伦萨，向尤金四世呈献伦理学作品《论真善与伪善》（*De Vero falsoque bono*，即《论快乐》的第二版文稿）的第三部分，希望以其富于人性色彩的宗教观获得教皇赏识。然而，此次尝试依旧无果而终。

1435年至1447年，瓦拉效力于阿拉贡王朝的阿方索五世（Alfonso V dAragona），担任宫廷顾问、宫廷书记官等职，定居于那不勒斯。在此期间，瓦拉的思想体系日臻成熟，著作颇丰，先后完成《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辩证法驳议》（*Dialecticae disputationes*）、《〈君士坦丁赠礼〉辨伪》（*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Constantini donatione*）、《论修士的誓言》（*De professione religiosorum*）、《论拉丁文的优雅》（*Elegantiae latinae linguae*）、《〈新约〉之比较研究》（*Collatio Novi Testamenti*）、《阿拉贡王朝斐迪南一世时代的历史》（*Historiarum Ferdinandi regis Aragoniae*）等作品。此外，《论真善》（*De vero bono*，即《论快乐》第三版文稿）的修订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此时，瓦拉已成为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率先将语文学研究成果不断推进，应用于历史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继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之后在语文学研究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典范。然而，这种与中世纪学术研究方式和体系的决裂及其所倡导的自由学术精神却遭到了来自传统经院派学者的批判和教廷的封杀。1444年，瓦拉因与方济各会修士安东尼奥·达·比

敦托（Antonio da Bitonto）辩论《使徒信经》（*Credo*）的作者真伪遭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幸得阿方索五世出面干预，才免于被判罪。

1447年，尤金四世去世，继任者尼古拉五世（Papa Niccolò V）是史上著名的“首位人文主义教皇”。1448年，瓦拉离开那不勒斯，重返罗马，担任教廷公证员和书吏。1451年，瓦拉获得罗马大学的修辞学讲席。1455年，卡利克斯特三世（Papa Callisto III）成为新任教皇。瓦拉得偿夙愿，成为教皇书记官。1457年，瓦拉在罗马逝世，享年50岁，其遗体安葬于拉特兰圣若望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的后殿拱廊之下。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拉开帷幕，瓦拉的《〈君士坦丁赠礼〉辨伪》被宗教改革派视为抨击罗马教廷的有力武器。然而，这一现象却直接导致了罗马教廷再度仇视瓦拉生前的种种“离经叛道”之举。1576年前后，罗马教廷决定抹除关于瓦拉的所有记忆，将其墓冢拆除并迁出。如今，位于拉特兰教堂的苦像小堂（Cappella dei Crocifisso）里的瓦拉棺冢、雕像和刻有铭文的石碑都是史学家、文献学家弗朗切斯特·康切利耶里（Francesco Cancellieri）于1852年补放在那里的，以此表达后世学者对瓦拉的敬意和缅怀。

二. 洛伦佐·瓦拉之著作及思想提要

回顾瓦拉波澜迭起、数度起伏的人生，我们或许能够将其定义为一位以追求学术自由为己任的、斗志昂扬的先锋派人物。他的人生充满了矛盾色彩，既汇集了来自同时代其他重要

学者的褒奖和赞颂，也不乏来自各方的驳斥、抨击、谩骂乃至审判。

瓦拉毁誉参半的声名究竟缘何而起？我们不妨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简要描述。14世纪至15世纪的意大利，正值新旧社会体系交替的过渡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社会阶层的变化。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取代原有的封建领主成为社会主导。除了物质生活的丰盛，资产阶级同样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尤其渴望价值观层面的理论支撑，希望在冷冰冰的、以上帝为核心的中世纪经院派教条之外找到某种承认并赞颂财富、权利、荣耀、快乐等人世生活价值的学说体系。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濒临瓦解，大批学者携古代经典文献从希腊逃亡至意大利，为孜孜不倦的意大利学者提供了难以计数的珍贵典籍。自彼特拉克起，大量人文主义学者从研习古希腊文入手，以语言为工具，重新研读、探究、翻译、评论古代经典文献。与中世纪罗马教廷所宣扬的经院派教条相比，这些来自古代世界的典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前者僵化，后者鲜活；前者蔑视人世，后者珍视人生；前者令人世生活死气沉沉，后者令社会焕发勃勃生机。新兴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人文主义思潮得以迅速传播，以古代文明复苏为标志的文艺复兴时期亦随之拉开帷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风平浪静的和平演变，而是一个包含探索与反探索、创新与反创新、改革与反改革的、充斥着激烈冲突和斗争的过程。一方是试图维护原有伦理价值体系和学术研究方法的经院派，另一方则是以彼特拉克为先驱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们批判对权威的盲从，倡导以全新的方式自由自在地探寻真理之所在。瓦拉作为后一阵营的典型代表，自然会以其桀骜不驯的性情、惊世骇俗的观点和一针见

血的文风在赢得盛誉的同时成为反对者的众矢之的。换言之，在一个已经出现变化端倪，却尚未彻底完成变革的社会中，前瞻性越强的学者越容易招致同时代人的诟病；或者说，富于前瞻性的观点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的历史验证，方可得到后人的普遍认同。

与其他人文主义学者相似，瓦拉的学术生涯也起步于对古希腊文和古拉丁文的研究。这种研习并不等同于单纯的语言学习。除了关注语言本身，研究者更着重于探索某种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和演变，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为基础，以文献评审为主要形式，对语言的发展历史进行注疏、解释、考订和对比研究，从而将语言研究和文学史、风俗史、制度史的研究进行有机结合。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研究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语文学（Filologia）。作为15世纪最为杰出的语文学者，瓦拉极力捍卫经典拉丁文的纯正，顽强抵制中世纪教廷对拉丁语的粗野态度和对古代文献的肆意篡改，通过勘校、重译和评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使大量古典作品的本真含义得以从中世纪的误传和歪曲中浮现和澄清。在50年的生命历程中，瓦拉围绕着语文学这一圆心，以自由探索精神为半径，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覆盖语言学、修辞学、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

1428年，年仅21岁的瓦拉发表了处女作《论西塞罗与昆体良之比较》，探讨两位古代作家在修辞学领域的特色和成就，并提出昆体良才是古典拉丁文修辞学领域最为杰出的典范。1431年，辩论体伦理学作品《论快乐》问世（后经多番修改，最终于1448年后定稿，终版标题确定为《论真善与伪善》），就何谓人生至善展开哲学和神学层面的讨论，并将其定位于集

人间之乐和天国真福于一体的“快乐”，首次从理论层面上主动且明确地抨击了禁欲派对人性的压抑，重新确立了世俗生活的价值，鼓励了人性的自然舒展，倡导了积极乐观的伦理观念，并尝试构建了以人之天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伦理观。1433年，瓦拉撰文抨击了上一世纪的经院派法学权威——萨索费拉托的巴托罗（《驳巴托罗书》），痛斥经院派学者纯粹基于逻辑推断的研究方式及其对于古代权威的无条件盲从。尽管这一观点曾在第一时间遭遇众多老派学者劈头盖脸的驳斥（瓦拉甚至为此被迫放弃了帕维亚大学的教职），但它却一直贯穿于瓦拉的人文主义研究的始终，并在日后的作品中日渐完善和成熟。1439年，瓦拉发表了《论自由意志》一文，指出人类在善恶选择之间拥有自由意志，抨击某些神学家对于信仰的歪曲。一个世纪以后，该文成为马丁·路德（Martin Lutero）宗教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同年年底发表的三卷本《辩证法驳议》是十分重要的逻辑学作品，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绎推理体系展开了强有力的批驳。1440年，震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檄文《〈君士坦丁赠礼〉辨伪》横空出世：瓦拉从分析历史文献内部的词汇和语法入手，在蛛丝马迹中找到确凿证据，一针见血地指出被罗马教廷奉为法宝的《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 Constantini*）实属伪造，一举揭穿了基督教历史上的最大谎言，并首开以内证法进行文献辨伪的先河。1442年发表的《论修道士的誓言》延续了《〈君士坦丁赠礼〉辨伪》的研究思路，从考证历史文献的真伪入手，对基督教神职人员独身制度的合理性提出质疑。1444年，瓦拉与方济各会修士安东尼奥就《使徒信经》中的内容是否全部为耶稣的十二使徒亲笔所著发生争辩，在语文学考据与神学研究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为

此，瓦拉险遭宗教法庭判罪。即便如此，瓦拉从未放弃自身的观点，并为此撰写了六卷本代表作《论拉丁文的优雅》。瓦拉指出，在思想传承的过程中，语言的“污染”是造成误解和歪曲的罪魁祸首，若要去伪存真，必先从钻研语言入手。为此，人文主义学者必须首先恢复以昆体良和西塞罗为典范的古典拉丁文，才能对经典文献进行准确透彻的理解。可以说，《论拉丁文的优雅》代表了瓦拉在语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然而，正是这部作品，连同1444年发表的《〈新约〉之比较研究》（该作品首度以理性视角针对基督教的经典文献《圣经》进行审视）引发了另一位人文主义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的强烈敌意。以翻译古典文献著称的布拉乔利尼认为瓦拉针对自己明嘲暗讽，遂对瓦拉展开猛烈的人身攻击。对此，瓦拉以一篇题为《为波焦消毒》（*Antidotum in Pogium*）的文章以牙还牙，两人之间的冲突一度沸反盈天。在史学研究方面，瓦拉先后撰写了《李维〈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六处修订》（*Emendationes sex librorum Titi Livii de secundo bello punico*）、《阿拉贡王朝斐迪南一世时代的历史》等作品，其中的拉丁文优美通畅，其观点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此外，瓦拉还将荷马（Omero）、希罗多德（Erodoto）、修昔底德（Tucidide）、伊索（Esopo）、色诺芬（Senofonte）等人的作品由古希腊文译介至拉丁文，留下了大量经典译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文主义思潮的精髓来自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遗产，文艺复兴运动亦是对古代文明的全面拥抱和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等于对古人研究成果的简单复制。对于瓦拉而言，需要重拾和传承的，是古人对于人性的尊重、对于人世生活的积极态度，尤其是对于真理的自由追求。在瓦拉

看来，没有任何权威不可超越，没有任何教条不可触碰，学术研究正是在不断被质疑和被修正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前行。“宁可疑而谬，不可信而谬”，“宁可言而死，不可默而生”，这或许是对瓦拉战斗人生的最好描述。

三.《论快乐》评析

《论快乐》是瓦拉最为重要的伦理学代表作，第一版手稿发表于1431年，最后一版手稿完成于1449年前后。尽管没有资料表明定稿的确切年份，但可以肯定的是，该书定稿仅六七年之后，瓦拉便与世长辞。可以说，这部伦理学著作既是瓦拉现存于世的最早的作品^①，也是一部伴随他一生游历辗转，并随其人生轨迹起伏而数次变化的作品。1433年，该作品的第二版文稿发表，不仅标题变更为《论真善与伪善》，其中的人物角色也发生了彻底变化，篇幅更是足足扩充了一倍。1444—1449年间，瓦拉再度对该作品进行修改，推出了第三版手稿——《论真善》。该版在人物设置上仅进行了微调，在内容上则添加了多处逻辑学层面的论证，使论证体系更为完整、严密、坚实。重返罗马后，瓦拉再度对作品进行润色，形成了第四版手稿，即该作品的最终版——《论真善与伪善》，其抄本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可以看出，《论快乐》一书的创作过程从1431年一直绵延至1449年前后。在近20年的漫长修订过程中，瓦拉就标题拟定、人物设置和论述策略进行了多番删改

^① 此前，发表于1428年的《西塞罗与昆体良之比》早已失传，未能保留至今。